

欢乐的舞蹈

(独幕话剧)

人物 方道源——
 李庭伍—— } 革命的青年。
 陆 逸—— }

黄 珊 女革命党人。

罗曼瑛 女学生。

吴刃千 青年文艺作家。

房老太婆 二房东。

交 通 。

时间 一九二六年的初春。

地点 上海闸北一个污秽的弄堂里。

布景 这是一个低矮的前楼，一个失败的革命党人住在里面，布置得很平常。中间一张很拙劣的方桌，上面铺着报纸，堆满了书籍。左边一张帆布床，是独睡的，上面的被散乱着。靠右一张棕绷，两张竹凳衬在两头，被叠得很整齐。靠后面是一张地铺。桌旁三张小圆凳。墙上贴满了牢骚和咒骂女人的大小标语。还有许多绘画。有的床边粘着从画报剪下的女人的画像。地下散乱的放着应用的什物。方道源着学生装，坐在右边床上，头抵着背后的墙。李庭伍着黑呢长袍，在桌旁写信。是晚上了，电灯光弱，把两个人的影子照得很黯淡。陆逸刚刚推着后面靠右的门走了进来。

方 究竟怎么样了？

陆（走到方桌面前，把头上的鸭嘴帽脱下，向桌上一掼）还是那么样。

李（放下了工作）就没有办法可想么？

陆（坐在靠左的床上）有是有的，不过——

李 不过怎样？

陆 不过要自己想法子。中央说，来此地的人太多了，事少人多，他们实在没有法子想。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不得解决。

（静了些时）

方 这怎么得了呢？

李（很急迫）不要紧，当当。

方 有什么可当？

李 你又忧郁了。我告诉你，总不会饿死的。

方 饿死我是知道不会饿死，不过他们总该替我们想想法子。不应当置之不理。

陆 这话你是误会了。中央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们讲唯物的人，总得考察客观的事实，不能专以个人为出发点去设想。中央没有办法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得原谅他们。

方 原谅，我当然知道，不过肚皮饿了难道能用原谅把它填满吗？

李（不耐烦）哎呀！你这个人真无聊。不许再谈生活问题了，我们的革命不成功，被压迫的多数人的生活是统统不能解决的。果真要饿死，也是这个时代穷人应有的现象。

陆 这话是很对的，我们只应有事业的忧郁，不应有个人生活的忧郁。你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整个的心思放在个人怎样吃饭的一个问题上去。

方（不说话仍然若有所思）

李 不谈了。爱人的信也不要写了。没有工作，还是来快活快活。

（唱）一马离了西凉界，
不由人，一阵阵，泪洒胸怀。
青是山，绿是水，花花世界。
薛平贵，好一似，孤雁飞来。

方 喂喂！不要乱唱好吧？你这个家伙真是死都要寻开心！

李 不寻开心怎么样？忧郁是医不了贫乏的。

陆 老李，你唱得也真吵人，不要闹了，我们还是来商议商议事情吧。

李 好的。是不是筹划我和我爱人结婚的事件？我昨天还接到她的信。她看来似乎也很有些发急呢。

陆 你真是宝贝。爱人，我看你明朝睡在棺材里还要喊爱人呢！

李 是的哟。只要她不反革命，我总归是爱她的。

方 别闹了，老陆，你说的是什么事？

〔三个人拢到桌子旁边坐着。

陆 就是我今天到中央去，遇着了落士，他说三天后就要离开此地，到北方去工作，我告诉他，我们要替他钱行。他已经答应了我们。

李 好的。这是当然的。

方 当然是当然，可是钱在哪里筹呢？

陆 现在就来了这个问题了啦。

李 预备哪一天？

陆 后天吃晚饭。

李 不要吃晚饭，中饭顶好。

方 不问吃中饭晚饭，钱的问题总得要解决的。

李 你真是多虑。还早呢，还有两天，后天早晨想法也是不迟的。真没有办法，包饭作总可以赊账的。

方 我怕你还是在这里做梦吧。上个礼拜包饭作就不肯开饭了。他还赊东西给你请客？你真是做梦。

李 （头向上一仰）哎……！我包管你有法子。吉人自有天相。上一回没有钱的时候，不就遇着了一个同乡么？天无绝人之路。后天真没有办法，我再到他那里揩油一件衣服来当当。总有办法的。你们真是一对傻瓜！

〔有人在敲门。

李 谁？come in！

方 }
陆 } 真是个活宝。

〔吴刃千，着破旧西服，手里执着一卷报，走了进来。

李 （让出位子，迎去，两手向刃千肩上一拍）老夫刚才想到，你真个来了，好好好，你快点儿做个政治报告。

〔全体哄然大笑。

吴 （微笑）政治报告，你的爱人黄珊性欲冲动得不得了。

李 你怎么知道？小子。

吴 她告诉我的哟。

李 （微笑）哎呀，你这个家伙靠不住，我们来决斗一下吧。

方 （展开刃千带来的报翻阅）

陆 是真的，吴，今天有什么消息没有？

吴 没有什么消息。北方现在的工作很好。不过今天报纸上倒还有一个新闻，阿黄已经牺牲了，这倒是一个损失。

方 是的，我已经看到了。

李 真的吗？你读一遍看。读重要的一段。

方 （读报）“是日执行之后，因马纯十六岁，马淑十四岁，傅凤十三岁，三犯系属女性，全城男女往观者，终日人山人海，拥挤不通。加以革命党魁黄明生之首级，又悬之午门口示众，往观者更众。午门口一带，交通为之断绝。计南门一带民众，则看黄明生首级后，又赴教育会看女尸。北门一带民众，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，又往午门口看黄明生首级。全城扰攘，~~产~~革空气，为之骤张，直至晚间，观者始不似日间拥挤。”

〔沉默些时。〕

吴 这一回，我们同志牺牲得实在太多了。不过这是好现象，于此，可以看见我们同志的英勇。这样的压迫才可以促进我们的成功。现在，中央已正式委人到那里担任指挥去了。那边的压迫很好，客观的环境很有不久可以成熟的希望。

李 （恢复原有状态）你的爱人呢？

吴 还在囚牢里，已经判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禁。

李 哎呀！那你可不苦了么？我的吴贤弟，你不是要守两年零六个月的活寡么？

吴 （调侃）不要紧，我还有黄珊可以给我解决性欲问题呢！

李 （痛打刃千一下）

方
陆 （大笑）

吴 打也没有办法，你问黄珊去。难道她只爱你一个么？哈！哈！哈！

〔少停。〕

吴 怎么？你们今天为什么不给我烟吃。

李 买去了。

吴 不要吹牛。

李 是真的，钱到了马上去买。

〔大家都笑了起来。〕

方 不瞒你说，我们今天一天不抽烟了，熬得真有些难受。你有烟没有？

吴 有烟倒不问你们要了。

李（用名片卷成烟形，递给刃千）还有一支，给你吃吧。

吴（伸手，缩了回去）留着自己吃吧。

陆（向吴）他真是天下第一个宝货。

吴好，我们谈正经。老陆，我的稿子怎样了，再过三天饭都没有得吃啦！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话呢？

陆 不是。我先送给五洲，他们说稿子有碍统治阶级，怕吃官司，不敢印行。后来，我又拿到华洋，他们只肯出一元钱一千字，空格和标点不算，我没有答应。今天，我把它送到兄弟去了，明天去讨回话。

吴（感叹）真糟糕。要靠稿费吃饭，真不是容易事！

李 你要靠稿费吃饭么？请你先饿死慢慢的等。你的稿子还真是特别快呢！我们经手送去许多朋友的稿子，有的已经两个月了，还没有影子呢。编辑先生事忙，谁知道他们哪一天有看稿子的兴致！

方（感喟）实在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文人也是没有出路的。

陆 阿林现在也是不了。

吴 怎么？

方 他的生活本来很苦，加以他的爱人最近又失败回来了，弄得更加拮据。翻译的书又卖不出去。工作又找不到。前天来托我们借钱，我们三个人昨天跑了一天，才张罗到五块钱，我们又拿了几件衣服当了，凑成十块钱今天给了他。

吴 讲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。这一次的现象，我们觉得很好，我们许多同志，穷得当皮鞋买米，但没有听见有幻灭的，这真是很好的预兆——

李 自然啦，不然，还成其为革命党人吗！

方 但是，中央总得想个法子才好。不然，这些人不是要活活地饿死吗？

〔外面又有叩门声。〕

李（快活） Hello! Who are you? Please come in.

〔大家沉静下来。〕

〔二房东，一个肥硕的广东妇人，很不痛快的走将进来。〕

房（怒气冲冲的）你们是不是拿我开心？

李 不要叫吧，我的老娘，明天准定给你。

房 明天，天天有明天，昨天怎么说的，你们那这样的不讲信用？

方 明天一定给你。

李 那个不想讲信用呢？银行扣住我们的支票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房 支票！你们来生有支票！每月的房租总不痛快。恨不得房子给你们白住才好！

吴 好吧，房东奶奶，他们明天给你好了。（向方、李、陆）我还有事，明天再来。

〔刃千走了。〕

房 今天晚上一定要给钱。

陆 再待一天吧？

李 这多天都待了，还稀罕这一天吗？一觉就到了明天哟，真不骗你，信早来了，上面明明说已经从 Bank of China 汇来了。

房 我不懂鬼话。

李 不懂鬼话，就是中国银行，在大马路外滩，高大洋房。

房（忍不住发笑，旋即忍住）谁管你们这些事，钱总是要给的。

方 钱当然是给的，不过请你再候一天也不要紧。虽然每月付给你总要迟些，终没有短少你分文。

李 其实，今天晚上给你，到明天也不会生出一些小的来。

〔沉默一刻。〕

房 唉！你们这些人！——

李 我们这些人并不坏哟，大家都很规规矩矩，客客气气的哟。

房（怒目而视）

李 其实，彼此都可以通商，我们把款子提出来以后，预付三个月给你，也不算一回事。

方
陆 〔（忍住了笑）

李（依旧是滑稽的庄严）请坐一坐，明天风雨无阻，准不误事，若是恐口无凭，我们大家可以订一个契约。

房（怒目）

〔沉默些时。〕

房（突然转过身）我告诉你们，明天没有可不行，没有哪个和你们胡闹。

〔房东退了出去。〕

〔三个人默默互看了一会，李微笑。〕

方 你真拆烂污。

李 不拆烂污就能退兵么？

陆 你的银行支票在哪里？

李 说的玩玩罢了。

方 你肯定明天，明天钱从哪里来？

李 你们真是杞人忧天。天下事哪能像你们这样想！明天再说，总有法子想。我们天天有死的机会。明天死了，房租是不要付的。若是政治有突变，也就有了办法。万一不死又无变化，那就再设法对付好了。经济是要整个解决的。在现势之下我们只有慢慢的对付。她还真能把我们赶将出去吗？

方 你总是有理由！

李 当然的！咱没有理由谁有理由！

方 没有钱总是不行的。

李 我没有钱也还能把这大块头打退到楼下，你们呢！无用的家伙一对！

方 陆 （微笑）明天真不知怎样办！

李 （拍胸）怎么办？你们别管，我自有法子。

方 陆 好好，我们不管，看你想法子去。

〔三个人都散开走动。门又突然的开了，走进两个剪发的女子，一个穿着黄旗袍，一个穿着衣裙，都是布制的。两个人的年龄约在十七八左右。一个比较肥硕，是黄珊，另一个是黄珊的同学罗曼瑛。两人都微笑着。黄珊看见李，急急的投了他一眼。他猛然地跳向前去，握住她的双手。曼瑛微微的显出不自然的神态。〕

李 哎呀！我的爱人！我等你好苦哟！

黄 （微笑）苦又怎么样？

李 （调笑）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
黄 我说——

李 我今天一天没有看见你了。

黄 这还是了不得的事么？

〔握着罗手，和罗走至桌旁坐下。黄在左面，罗坐右边。〕

陆 今天好吧？

黄 罗 { 没有什么。

方 （向黄）刃千才走不久。

李 （插上）想起了，刃千说你爱他，是不是？

黄 你这个鬼！谁说的。

李 好哟！我说的，我的爱人怎么会爱他呢？不会有的事。

黄 （微笑）这个靠不住，我难道不能爱别人吗？

李 啊！不成！你爱别人，我就要吃醋了。

黄 （微笑）我不是你的专有货物。

李 讲的玩玩而已。你真要爱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过说的玩玩而已。其实，你的性格我是知道的。你何致于——

罗 肉麻，又在拍马了。留心被马反踢一脚呢！

陆 这个话说得痛快。

罗 Mr. 陆，你看我的话对不对？

李 当然是对啦。爱人的话还有错的么？

罗 （站起，打李一下）你这个死鬼！

李 不要打，祝你和老陆革命恋爱成功万岁！万万岁！

陆 不要和他讲。

李 当然啰，她应该和你讲。在这里只苦了一个老方孤零零的。

方 别捣乱吧。恋爱就是反革命！

李 陆 { 好一个正经人。

罗（向方）别说快了，将来总有反革命的时候。

方 这不会有的。

李 老方，黔之驴，技止此了吧！

黄李，别闹罢，我们的路走得太远了，你倒点茶来给我们吃吃罢。

李 好的，娘子，得呕喽命！

〔李退。

罗（向黄）你和他在一起真是要多活几年。

黄（把两眼一翻，微笑，用手在罗的右颊上拧了一下）你这个鬼！回去再收拾你。

方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骂，都是差不多。

〔罗黄同时望了方一眼。

〔李奉上两杯白开水，放在她们面前。

罗 我们要喝茶。

陆 这不是吗？

黄 为什么今天给我们开水喝呢？

李啊，这个么？

黄 这个怎样？

李 昨天我们看一个外国人叫做 So Andso 著的一部《A Study of China tea》，懂罢，一本《中国茶的研究》上面说，吃茶是不卫生的，白开水最养人。所以——

罗 所以你们今天吃白开水了。

李 对哟，你真聪明。

罗 我还有一本书，候你钱到的时候给你看，那也叫做《A Study of China tea》，据说是你做的。那上面说，徽州的雨前，六安在白毫，杭州的龙井，是最养人的。

〔大家一阵好笑。

黄 真是循环相报，调皮人遇调皮人。

罗 （有点羞涩）谁叫他先开我们的心？

李 外国书上说过，一天多笑几回，是有益卫生的，开心还是坏事么？

罗 不要闹了，我们来要和你们谈个正经。

李 找爱人是不是，miss 罗。

罗 谁和你捣乱。

李 不捣乱，我们就讲正经话。

罗 你们替我们找的工作怎么样？

陆 } 还没有回话，恐怕不久就要解决了，昨天我们不是告
方 } 诉你们，又催过一次么？

罗 } 做“老板娘”我们都是不来的。

黄 }
陆 }
方 } 这可就知道了。
李 }

李 （向黄）我向你所说的事怎么样呢？

黄 你向我说的什么事？

〔大家都睁着眼发呆。〕

李 你不知道么？

黄 你魂说的？

李 我再讲好不好？

黄 （没有则声）

李 我现在性欲问题不得解决。

黄 这关我什么事？

李 不关你还关谁呢？

〔全体大笑。〕

李（再追上一句）你想，不关你还关谁呢？

黄（把身子一斜）再闹，不同你讲话了。

陆李，糟了，不同你讲话了。

李 不会的。她不过是不好意思罢了，其实她心里是很愿意的。是吧？

〔又是一阵大笑。黄起立打李，李逃。黄沿桌之四周追赶。其余的人都坐笑不动。突然，台后跳舞的乐声大起。李停住，用两手猛然的捉住黄的两臂，退到空处，把两足颤动起来。〕

李 啦啦啦啦啦，我的爱人哟，我们跳个舞罢。啦啦啦啦啦，我的爱人哟，我们跳个舞罢。啦啦啦！啦啦啦！啦啦啦啦啦！

〔两个人拉着在室内打回旋。大家笑得弯腰。黄脸微红晕。很久，李松手，黄喘着气逃回原座。〕

罗（向黄）写意吧！

黄（掠着鬓）罚你（指陆）和他也跳一下。

〔用手巾揩脸。〕

李（带笑走到罗前，曲下腰，向罗伸手）Hall! Miss 罗 and Mr. 陆！我们抖个手吧。

陆（突然向李手掌心痛击一下）

李（手缩了回去）到底保护人是不同的。恋爱成功万岁！

罗 Mr 李，我们可能打个商议，不要闹好吧？何必穷开心呢？

李 不闹可以。既穷而又不开心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快活。谁知道哪一天死？也许明天就要到法场上喊口号。朋友做了鬼的正不知多少呢！我们还是开开心的好，横竖现

在没有多少工作做。

罗 我真怕你。

李 怕我！怕不怕 Mr. 陆。

罗 又来了。

李 不来你还不怕呢？

〔大家又是一阵笑。

李 讲正经话，老方你们得替他想个法子才好，孤家寡人的生活究竟是不好过的。你不要听他说，他的精神实在太苦了。

方 老李，你为什么现在专门和我捣乱？

李 谁和你捣乱就是狗！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”，怎么说是捣乱呢？

方 （向黄、罗）不要听他的话。

黄 罗 { Mr. 方真的要女朋友，我们是可以设法的。不必客气。

陆 要爱人还客气么？

李 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

罗 别要笑断了肠。

李 我在人寿公司保过险的，不怕。你要笑断了肠，Mr. 陆可就不了——要守寡了。

陆 不要和他讲。狗嘴里哪有象牙！

李 好一个狗嘴，你们这狗男女一对。

〔黄似有所闻，站起。

黄 是谁上楼来了。

李 （跳向房门）我来看看。

〔一个便衣的交通走了进来，不说话走到桌前，李跟着他

回到桌前。

李 你找谁？

交通 陆逸先生在这里么？

陆 不在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

交通 有一封信是人托我转来的。

陆 那么就请你留下。

〔邮差展开手里的一卷报纸，取出一封很小的信。陆等都明白了。〕

陆 我知道了。陆逸就是我，请坐一下。

交通（放下信）你就是陆同志，不坐了，我还有几封信要送。

〔向众人招呼了一下，走了。〕

〔大家都沉默庄严下来，陆逸拆开信在灯下看着。很迅速的看完了，递给了李。〕

罗
黄 } 请你读一遍吧。
方 }

李 （声音很轻的读着信）“顷接北方来电 缺乏工作人员，现经决定，指派陆逸、方道源、李庭伍、罗曼瑛、黄珊即日前往工作，旅费可径向交通处领取。”

李 （放下信，跳将起来。）老方，怎么样，我们的预料错不错？

方 （默默）

陆 我们明天就去领川资来开销好不好？

黄
罗 } 好的，明天你去领好了。
方 }
李 }